



禮記  
詳說

學記篇卷之三十九



學記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郝解或疑此篇不言先王學制與教學之法非也凡禮家言多枝葉記所以質於三禮正以其中多微言如中庸大學樂記一器禮運等篇無文之旨及約之義庶幾乎先聖雅言禮云至於教學之法如司徒典樂三代學校四時教法諸篇不啻已此篇多名理有聖門默識務本不厭不倦之意禮如是而後能執中言禮之精者也

按學記前面主為上者立學教人說後面以泛言教學者附之雖學中科條不甚詳盡而讀者可因其言有所持循得力處在禮記中自屬醇正之篇郝京山謂默識務本是反石梁王氏之

意各為一見可以參觀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

鄭註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諉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

孔疏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為重○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終不動衆舉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良亦善也又能善良之士○諉之言小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片識謀心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人身上小善故小有聲聞也○衆謂師役也雖有以小善思未被物若御軍動衆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衆也

按發慮二字連猶云用意要如此也善良二字連以人言諉字

直作小字郝解諉作搜獵也甚鑿○憲只是不差規矩所求的亦是善良的人二者皆無大好处故僅小聞不足動衆

就賢體遠足動衆未足以化民

鄭註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

孔疏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之也○足以動衆者以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也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思能動衆識見猶淺仁義未脩故未足以化民也  
按賢遠俱作人說就字體字着力一言其賢一言其遠就之體之亦能鼓動的人心向慕而化民未有其方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鄭註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疏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

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而在方策是也

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導之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化成美俗

清江劉氏曰發慮憲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徒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求善良乃是發慮憲之事也動與風以動之之動同小小聲聞不足以動衆也就賢如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體與中庸體羣臣之以同體遠如武王不忘遠之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體遠也就賢則尊德之誠至體遠則愛民之仁深其仁心仁聞固足以感動天下矣然法度未立政事未舉故未足以化民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教學政之先務也

永嘉戴氏曰夫求賢以自輔屈己以下賢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

益屈己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為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而未賢者將孰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實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為民命其既生也又賴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若舍之不教使之斷喪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賴焉此達學之功所以為大也

尊竅發慮憲七節大意只第三節盡之首三節推君子化民俗必由於學四節五節明君子化民成俗之所以由於學六節正是由於學之實七節正是由學而化民之實。首三節相推講下歸重末節慮憲指行政言善良指近臣言就賢是未仕者體遠是已仕者小聞謂成己之名動衆謂使人有興起之心非聳動衆聽也善良是一節之善賢是全德求則知舉善以自輔而就則又覺真切了君子指王天下者言經文化成字貼上人看註中明新二字貼下人看化民成俗乃明德新民之學之功效也學要含下地與法二意

新裁此歷言治道而推化成之本於學意皆主治天下事三節相推講下先以小聞引出動衆却以動衆引出化民歸宿到化民成俗上見學之所係大也。聞譽動衆在君身上事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本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由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方各自去明自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者由學乎語氣甚悠遠。曰化民成俗則非但謏聞動衆而已曰由於學見非

慮憲親賢體遠之可致矣

說約化民成俗不平曰化曰成俱着力字聞譽動衆亦不要說壞在君身上好一邊說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由學舍下立學以為化民之地酌時以為化民之方二意○疏意云化成二字俱就見成說不着力

新旨此見人君以務學為急也人君發其思慮以求合往憲求夫善良以登崇俊良則慎政之聲以著親賢之譽以彰二者是以稍致聞譽然激勸無術未足以感動衆心也有如有德未仕之賢禮而就之在下踈遠之臣體而察之意氣感多士之景附風聲鼓俊傑之響從足以動衆人為善之心然誘掖無方未足以變化斯民也君子如欲化民以成美俗則惟學之由然必也先自明德以立學之本而後廣之鬻宮酌之時教與天下更新

而后可乎

按舊說多有不相合處今以陳註為宗於諸說合者用之不合者畧之可也○化民成俗是現成字着力在欲字學字照下文者只是學問之學不是學宮當云教民以學○陳註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明德新民俱學字所包教民以學即教以明德新民之事時講或云上明德以新其民分貼不合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居民教學為先  
先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鄭註為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  
○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先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孔疏此一節論喻學之為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國居民

教學為先者建國謂建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為先。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克命以證之言殷相傳說告高宗云意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經典於學也。典經也釋文學<sup>言</sup>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也言高宗夢傳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傳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尚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嚴陵方氏曰道則器之所出也器則道之所寓也故以器比道天子則有辟雍諸侯則有頴宮始於學終於教教亦學也山陰陸氏曰以玉取譬玉之質美者也故曰大匠不能斲冰慶源輔氏曰教學為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典常也克命曰此斷章取義

長樂陳氏曰玉則璞之至美者也人則性之至貴者也器待琢而後成苟不琢焉雖其質至美不成器者有矣道待學而後知苟不學焉雖其性至貴不知道者有矣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終之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經曰大道不器是則以器明道非大道也特就所學者言耳

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砭砭琢之則砭砭猶為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此天下至美之質也愚蕩賊絞亂狂此天下至不美之事也有天下至美之質一不好學陷於天下之至惡况夫資質不美而



又不學小而害身大而害人其禍豈不大可畏乎夫人之所以貴於為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唯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為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為之而卒陷於不義者多矣况於死生禍福之際乎

新裁首四句是喻人不可不教之為學故建國君民者必以是為先務也教以法言學以地言教學既立則人皆有所學而無不知道。夫玉之所以為美者以其成器也不琢則器無由成猶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無由以知道人之當學如此為君者可無以教之哉是故古之王者有天下之初或建王國或建侯國以君長斯民必先立教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業必先立學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所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夫始終一心常在於學則功以常習而熟道以常講而明建國君民學為先之意正欲民如此典學之謂乎是在上者先以學倡之則人無不學而不患於不知道猶玉琢而不患於不成器矣

纂訂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字不同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

合衆首二句起下二句總之四句又起下王者云云教以法言學以地言典字訓常字謂學之心常則日久自漸漸知道了正要人大成有終的地步是立學的深意始終謂始終一心常在於學蓋學非有常不能日新也

按教學為先似當以教民向學為正訓而陳註以立教立學並言故講家皆從之玩人不學典於學二字終覺可疑。或謂陳註原未云學官只是立教之法立學之法備考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註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孔疏此一節明教學相益。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肴兼陳列於前若不食即不知其肴之美也。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已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已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不教之時謂已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已有不通而事有困蔽困則甚於不足矣。凡人皆欲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已之困故反學矣。凡人皆有懈怠既知困蔽然後

能自強學其身不復懈怠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然後知已困而乃強學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但此禮本明教之長學兌命曰學：半者上學為教音敷下學者謂習也。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恒思念從始至終習禮典于學也。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不知困爾自以為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况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

者之可也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  
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  
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  
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  
曰教說命亦作教：即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  
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謂乎  
慶源輔氏曰此因上教者學者而推言之能自反則在己無不  
足者能自強則亦未有力不足者

馬氏曰能自強則興之則興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  
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

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非教無以  
覺是以顏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其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  
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屋廬子至於不能答此教然後  
知困者也夫彼不足而求於我之教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困自  
強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教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教  
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說命所以言教學半也

東萊呂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  
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不能自反自  
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  
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泚然以為  
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永嘉戴氏曰天下事履之而後知故聞見之與身親其知不同  
如羅列盛饌非不美也人皆見之而食者為知味道在天下非  
不高且美也人皆仰之而學者為知善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食者猶未必能知味况未嘗食者乎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蓋冉子以畫為不足故夫子責之譬如行百里者中道而止力不足也畫則未嘗出門安知力之不足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人唯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若自以為足豈復有反己之功

郝解者必食而後知其美道必學而後知其善道無窮學然後知己之不足學亦無窮教然後知己之未通困不通也學者能好學則知君子之教為有益君子能善教則學者益知己之不足故曰相長言君子之教與學者之學其功相半學者未可專恃教忘學也舊以成己成物解謂教人則知己之困恐非困者學之功也

新裁知不足知困是推學之由自反自強是學之功故曰以下是學之益教與學皆是學蓋人知為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至道與善字要者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精純粹美最良的物所以為善要知此道豈不要教學並進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知反求只求我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一步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的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可去教他豈不是勉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彼至道之當學猶嘉肴之可食也雖有嘉肴而弗食不知其中之旨雖有至道而弗學亦不知其中之善信乎欲知道者不能舍學也然所謂學者亦唯教學兼舉而已蓋學莫病于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于無困惟教而無以待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為人所窮

也惟知不足則必因而求所以不足之故由我之識見寡而體  
驗疏也不其能自反乎惟知困則必因而求所以困之故由我  
之神氣靡而退縮勝也不其能自強乎夫自強生於知困知困  
生於教：有長於我矣自反生于知不足知不足生于學：有  
長于我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半夫  
教居其半言教有益于我也學居其半言學有益于我也說命  
之言非即教學相長之謂乎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而至道之  
善自無有不知者矣

纂訂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  
知為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說來引說命之言是學  
固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証教學相長之意。說命本言教人之  
功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証上文教學相  
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說約上節王者興學此又勉人為學也然通節意側重教邊見  
教人亦為學之要弗學二字含下學與教二意在內知不足知  
困主心說自及自強主用功說。相長猶言皆有益也非互相  
長益之謂俱就已說

導竅玉不琢二節俱是發明由于學之意上節言不學不知道  
故在上者以教學為先務下節言不學不知善故在下者以教  
學為全功正見學為重而化民成俗所以必由于學也

新旨玉不琢節見欲知道者之必先教學意雖有嘉肴節言知  
道中之善須從教學中來此教字指師與上教字指地不同  
按此節時講中導竅為優可從本文弗學不知其善以學字起  
下兼言學教俱就學者說自當重學教知困自強與上立教不

相合斷不可作上教下說予謂只學時共人講論便是教非一面方學一面為師也郝京山以因屬學者創解難從。化民成俗必由學陳註云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此解最是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承上文當云教以大學之道為先而陳註分立教立學便覺隔碍至此節教學云云與立教立學說不去以致上下不聯予謂教學為先只作教人以學而此節言教言學是舉學之全為說學以成已明明德之事教以成物新民之事正與大學之道合似無可疑且說命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原是一意此引來自當聯貫說。立教立學意下文自見不必於教學為先遽拈為主意俟質

右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註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

孔疏此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右之教者謂上代也。家有塾者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首有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

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比年謂每年也。謂年年恒入學也。○中猶間也。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二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經也。○三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師者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者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成曰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者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間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云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計學者入學多少之間歲非是鄉遂大夫間歲三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者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皇代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代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也。下文云一年視離經

辨志以下皆為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  
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

張子曰辨志辨經之志詩之志如何書之志如何敬業樂羣學  
者必有業尊敬其所業樂羣謂朋友由博習而將以及約事師  
而至于親愛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  
取友必端矣知通類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止言其大畧人  
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及者可與立也教之  
者可以無恨也矣化民易俗之道非學則不能至此可謂學之大  
成

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朱子荅曰不然  
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  
有特既受學則退而習于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

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  
之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也邪周禮自有士  
田可攷。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  
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  
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備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  
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  
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及  
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  
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蓋考校之法讀耆宜深味之乃見  
進學之驗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  
則家塾黨庠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



教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豈非國有學之謂歟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為利而已。家言其塾則比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比鄉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比而至于鄉自鄰而至於遂近而出入之所習孰遠而往來之所次序文德之盛無大於此。離經以審其師授辨志以別其趣嚮敬業而不慢則不知燕辟之為可尚樂羣而不厭則不知燕朋之為可從博習而詳說則理無不窮親師而信道則功無不倍學有先後而不知所論友有損益而不知所取知類通達有以盡知之所及強立不及有以盡仁之所守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與遠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也必因進而後視之知類通達強立不及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尚何事於視為哉

山陰陸氏曰周人設庠序學校具于六鄉六遂之中非謂于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於州序則所謂序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飲酒於序則所謂黨者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習射上功習鄉尚齒鄉飲酒曰迎賓於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獨有於黨也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又有校矣不獨有乎庠也由是言之庠序學校之制其于鄉遂蓋各具矣不必于鄉有庠于遂有序也故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教學鄉遂中通有也學記曰國有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

術之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為遂非也蓋記此者言  
古之教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內則家有塾于黨則有庠以待  
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先王之教人其大畧如  
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宗鄭氏者遂以為鄉有庠遂有序  
而已此不該不備一曲之論也

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觀人之有  
序故自一年離經辨志而至於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能  
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  
講學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  
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  
然後能強立而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  
嚴陵方氏曰人不可一日不學故比年入學又不可比年視之

故中年考校如下所言皆其事也離經考經之文也離其經矣  
因習之以為業敬業者脩其業而不敢慢也志既辨則與之同  
志者在所樂矣樂羣居而不厭之謂也樂羣則上足以親師而  
為之法上能親師則下足以取友而為之助故繼之以取友上  
有師以為之法下有友以為之助則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寡  
矣故繼之以強立而不反為以能強立故不反也不反則有進  
而無退也知類通達則告往知來聞一知十之謂自取友以上  
固足以為成矣然或立之不強有時而反必待強立而不反然  
後足以為大成也視與文王世子言視學同意

東萊呂氏曰離經辨志謂決意義敬業不敢輕易五年方可博  
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  
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擇賢否

慶源輔氏曰離經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其意者也故教學以離經為先羣居所以講習樂羣則知講習之說也親師則能自得師也荀子博習不與師術蓋用于此然而誤矣此之博習謂所習之不一也夫師道不一下至農工皆有師焉况道藝豈一塗而足各因其所習而就師可也豈曰博習然後可以為師邪能自得師然後可以取友未能得師則取友或失之濫論學謂講論所學之道於是則又可以取友也親師易取友難師必道藝顯著故親之易若友則凡勝我者皆可友也不慎取友則反害其德能親師取友以自輔可謂小成矣然未保其能強立而不反也小成所謂可與造道之時也大成則可與立之時也

新裁此一節正與教學為先相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比年

以下立教之詳也入學考校專指大學言離經等屬知以所學言辨志等屬行以所得言知類至不及則知行極矣離經乃致知始事雖能離經未必敬所習之業敬業而所習猶有限博習又未必講究義理故觀論學至知類通達則由論學進之為致知之極功辨志為力行始事雖能辨志未必能樂所處之羣樂羣矣所厚止同輩親師未必擇取益友故視取友至強立不及則自取及進之為力行之極功知類句知之明是理明義精觸類而無通達者強立句守之固是行之卓然自立而外物不得奪者須者知類而又通達強立而又能不及方是大成曰大成者謂知之盡行之至見所成之大也小成大成所進淺深可見矣。知類是引伸觸類通達謂於理的源頭通徹得去理之散殊收拾得來是知命耳順的意思不反是和而流中立不倚不

變塞的地步只重通達不返而不返又從通達處得力蓋知之明而守之定也要知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終能成就如此不可遺了小學工夫。王者教學為先人固不可不學矣所謂教學者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師也黨之學曰庠教闈塾所升之人也州必有序教黨庠所升之人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別辨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奧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以正而聖功以端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謂之小成矣至于九年考校則用力久而涵養深其識見已精足以通達乎庶類其操持已固足以不奪于外移知行兼備而非止于一節之善矣不謂之大成而何。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

導竅此節正與必由學一句相應有學以上即所謂立學比年以下即所謂立教每句上二句字說學以知言下二字說所得以行言知類則致知之極強立則力行之極矣

說約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謂九年大成以後每三年鄉大夫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

纂訂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為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于學便是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於同心相契洽博學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為友知類段當照上加一視字

按此節國有學分上是教之地下是教之法然重在下節教之法上比年以下承國有學說蓋小學中不可言大成故須分看也。依朱子說每句上兩字說學下兩句說所得處則是離經是其學而以離經便可辨其志之所向矣能敬其業則能樂羣能博所習則能親師能論所學則能取友而時講因之每句分知行以知類通達為知之極強立不反為行之極雖分得細碎然本朱子之意可從。離經是誦讀之功敬業是將所離之經能誦能講博習是不止所離之經又博廣其所習論學是將所學者能發議論以推究其理辨志謂辨其所志在學樂羣則共為學者相與講習而樂也親師則佩服師教而益親取友則切磋之益為無窮知類通達是觸類皆知無不通達強立不返是所守堅定無可搖奪至此方謂之大成然只可說賢人地位勿說太高大學中安得皆大賢以上人物也。鄭康成訓中為間照一年三年五年者亦說得通予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二句緊相連當是比年皆有入學之人而各于其年中考校其多寡數目也此就入學者言下一年三年五年等方是考校之法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仍視其離經辨志到三年進益方視其敬

業樂羣四年仍視其敬業樂羣非謂其二年四年便無考核也  
若限定間年考教未免踈畧康成引小記中一以上為說直要  
將中字作間字講故如此立說以與其講中月而禫相証耳未  
為確說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  
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註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  
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埴

孔疏蛾蚍蜉也蚍蜉之子按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是蟻為  
蚍蜉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蚍蜉之子也

長樂陳氏曰化民易俗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說服遠者懷  
之教也近者說遠者來政也

嚴陵方氏曰易俗謂易其汚俗也美俗成則汚俗易矣俗既易  
矣則天下豈有殊俗哉近者既服而遠者懷之固其理也說服  
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術者述其所行之謂也時者猶學者之時  
習也

慶源輔氏曰建國君民以學為先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斯民  
也此所以心說而誠服之歟彼劫於威而強服者則以草芥禽  
獸視其民其變也可立而待由是言之則民之於學固不可已  
而教者亦不可以不自及也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郝解記古語蛾蟲之有羽者蠶屬術述同化也蛾生子化蟲  
復化蛾時至則化學能化民亦猶是也。古字蛾蟻通鄭氏以  
蟻子成埴未協

新裁此言學士教成之效而因引言以喻其意夫然後頂上節

知行並進學至大成則明德而已成矣以是士官使之足以化民于善而易其汚俗近者悅服安其德教致力行己之善近民而俗易於近矣遠者懷之慕其德教竊其善以治其身遠民化而俗易於遠矣此皆大成之士推明德以新民而民由之以新也本是官使後效驗然亦論理如此見体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字自見蓋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學教人以明德新民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言蛾子時：述學嚙土而成大埤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明德新民大道之謂乎蓋大學立教立學使學者由小成至大成即嚙土之事民化俗易即大埤之成也。省易俗與近說遠懷總可興起人去舊從新之心與首章成俗光景安勉大不同蓋前是論大學的收功效自然此是論官使學士的收功效勉然大學之道

見學中陶鎔于始收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說約此大學之道言成已成物備體用之全也但此句只因上文化民而斷其道之大不必牽明新在內此節分明與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節遙應細玩前面如欲字其必字及此節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辭總見化民之難正見學之為要也若說快了便非口氣

纂訂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深

新旨以是大成士而官使之足以化民于善而易其汙俗近者說服其德教致力行己之善遠者懷慕其德教竊其善以自淑此即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也古記言蟻子時述嚙土而成大埤其即學者由積學以成大道之謂乎

按自篇首至此為一段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方是收給新裁謂

大學明新之道以大成之士貼明德官使功效方能新民說約  
駁之不填明新似優予謂入學至大成固化不入學者亦聞風  
感動而化德已明新在內可不添官使一層。蟻子時學嚙土  
而成大垤學者九年大成穩是嚙土之時到得化民易俗方是  
成垤之時然只重學者積學意與時術閑狀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註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師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孔疏此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大學謂天子諸  
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  
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  
○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竝是質素示學者以謙  
敬之道矣。熊氏以註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立學  
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  
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鄭  
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為始教謂  
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

張子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視學之禮所以表示學者  
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

長樂陳氏曰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周  
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蓋學者之於先聖先師  
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為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為主  
而其禮薄故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皮弁順物  
性而制之則文質具焉祭菜芣藻而羞之則誠禮著焉古者  
天子以皮弁視朝而士亦以之為飾則皮弁上下之通服而三



王共焉者也始教者服皮弁之服行祭菜之禮菜之為物至薄而誠禮寓焉則以之致祭也其敬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而已豈非內心以示敬道之謂歟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紉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

新裁七節此歷叙大學之教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為教之大而引言以明其當先也大學二字以地言提起領下七事首條入學行釋菜之禮示學者重道之心雅宵條習所歌之詩諭初學之志入學條即鼓聲以勵其進夏楚條作刑教以斂其儀末卜二句積久俟其自成時觀二句因時示以自得切者二句欲使之循序也七者總上說言其為教之大節在所當先復引古語証當先意俱可以明德新民貫講。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

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為終身學問事業根基。本節大學以地言始教以時言當大學始教時有司衣以皮弁服之尊者祭以蘋藻物之潔者以祭先師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詩書禮樂道藝所在皮弁祭菜是為師者而敬有道之人矣正示學者尊敬道藝于所習無怠所以端趨向之始也敬道在學者上說特為師者因此致敬示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纂訂大學以地言提起者比上節大學字不同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鄭註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

且取上下相和厚

孔疏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  
牡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人使上下順序也故  
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宵因近小故讀從小按卿  
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  
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者華也云為始學者習之所以  
勸之以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為學者歌之  
欲使學者得為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故云所以勸之以  
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入學習之也

張子曰士即仕也始入學使教以官人之華蓋學也者君國子  
民之道也

朱子曰小雅肄三案卿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

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  
語告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春  
秋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子和樂四牡  
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  
之道不闕而可以入官從政矣用是以勸始入學之士則所入  
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士亦必以禮樂焉  
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  
以樂也

嚴陵方氏曰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  
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

之謂也

永嘉戴氏曰宵雅肆三說者謂始學習此勸之以官則是王者以利祿誘人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人之學亦貴於有用爾學者以學詩為先所以興起人心也

馬氏曰古之君子其學也為道而已豈為官而學哉然而士之學者未有不志於行道者也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則是官其始者所以為王者事也

臨邛魏氏曰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為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為使臣之光故大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肆此三雅饗燕射御自旅酬真解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

新裁大學祭菜時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之三篇而肆習之曰肆者歌之又歌抑揚反復玩其旨趣之意夫鹿鳴燕羣臣者四牡勞使臣者皇皇遣使臣者皆人臣居官從王任政於內外而君臣相燕樂勞苦之詞當入學之始使學士歌而肆習之正欲以此誘掖初志使之勉修其德以為居官之本擴充其才以為受任之基也此是立志之初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他日居官爵之尊而當王事之賢勞庶幾能稱其任非誘之以利也○鹿鳴所以達主人之誠意美佳賓之盛德蓋燕饗群臣之詩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于外蓋遣使臣之詩也

皆燕樂勞苦之詞而居官受任之美莫有過于此者。○從入學之始便欲動其慕居之念慕到入官之時其意氣鼓舞勉稱職業以不負平生羨慕之志當何如

合叅註中誘字乃獎誘之意正鼓舞其初志也諸解謂註中誘字不合言以得居之樂誘之何其陋也彼自誤認誘字不曾細加理會相率以背註為高耳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鄭註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

孔疏入學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故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鼓謂擊鼓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胥鼓徵所以警衆也文王世子云謂天子

視學之時擊鼓警衆也若是凡常入學用樂及為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撻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威之謂也

新裁入學時大胥擊鼓以詔學士然後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孫字從鼓字來業字從篋字來蓋鼓聲謹以動衆最能消人粗亢之心而篋之中又業之所在者遜者遜順喜悅去做也大抵鼓聲謹動遜道存焉篋藏書籍士業存焉出其書籍而先警以鼓聲使怠者激而惰者勸收斂其逸<sup>放</sup>之心而謙冲以受其益業以遜順而進矣。自高急亢之心業便不精遜有異以入之意且鼓動其心機後面悅的意趣俱從此得

按一節鼓篋二字連着陳其書籍拍空篋有聲只是整頓潔淨

之意備之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鄭註夏桤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

孔疏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爾雅釋木云桤山擾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曰撲作教刑是撲撻犯禮者

嚴陵方氏曰學以孫志為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

新裁竟收其威儀到心上去使他內有誠寔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是正顏色斯迅信之意威者以此國學中俱是貴介民俊所以舉止之間都是有威可畏者

說約收屬教者威屬學者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鄭註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使之俳俳憤憤然後啟發也。學教也教之長榘。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孔疏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于夏祭之時既為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

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為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註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了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口悻悻，然後啟之學者，則存其心也。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語問幼者，但聽之耳。學教也，躡踰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意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躡等也。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引舊說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為官，學為士者官先事士，先志者若學為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為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其此之謂乎者，記者所云其此在上七事之謂乎。

張子曰：時觀而弗語，默觀其人之所為。幼者當問長者，不可躡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為先。此據教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官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曰：君喪畢之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也。卜禘猶卜郊于上，中下辛之類是也。未卜禘猶所謂寡君之未禘祀也。卜禘尊祖所以崇本也。視學尊師所以勸士也。先尊祖後勸士，其序然也。孔子之于門人退而省其私

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時觀弗語以存其心之謂也未能知生者不得聞知死之說未能事人者不得聞事鬼之論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之謂也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已故周官考士之法先功緒而德行次之孔子設科之序先德行而政事次之嚴陵方氏曰禘蓋五年之際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于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于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以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為長者之事則為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畧耳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為先方其學為士則以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東萊呂氏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說以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據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初入學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

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心都消了所謂遜其業也未禘先  
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  
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敢自怠也  
右者教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  
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右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  
問即是躡等雖曰自來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  
右者教人大槩後世此理皆七七端之教所謂講道不過兩事  
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右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  
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讀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讀說入耳出口了無涵  
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宵字異解

慶源輔弼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  
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  
故遜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實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  
使之有勉強之意有受道之實無怠惰之志則學者可以進道  
矣然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  
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觀而勿語使學者之心  
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  
人之不自得也夫教者固不可亟矣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  
也故云終之以學不躡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  
志士則未為官也志則未見于事也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  
事矣

馬氏曰凡視學必于卜禘者以禘為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右  
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蓋常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則其所謂  
中年者豈皆合于禘祭之歲歟蓋中年而考校者有司而已卜



禘而視學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金華應氏曰禘者春祭之名見于王制郊特牲比年之學則自正歲始和之後即已講祭采鼓篋之儀而天子諸侯既畢禘事乃始視入學考校蓋從容游泳其志而使之一意於學也必以五年大禘為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之志浸弛而荒矣案月令每歲視學者凡四豈必待五年之久乎且大禘惟魯有之

郝解禘春祭既卜祭曰天子乃視學大合樂將以祭也未視學之先使學者從容肄習故曰游其志言不迫也時觀謂時時觀省即無行不與之意觀面昭示不假言語使嘿識自得故曰存其心幻者蒙昧知識未定且靜聽師友講訓不可責以問難蓋問生于疑疑者必當理幻者疑未必當理而問反滋疑但聽受久自然開悟故曰學不躡等鄭改學作教恐非大倫即不躡等倫序也序有先後先其所當先則後者自得記右語官與士皆不可廢學居官而學以事為先為士而學則以志為先即大倫之謂

新裁言卜禘只在五年二字見蓋至五年卜禘時天子始視學行考校之法未卜禘不視學正欲假之歲月優游其心志以俟其自化不欲速以雜其心也時當時習者時觀凡文章禮節得于所觀者皆是此皆有至理攸存教者昭示學者以文章禮節使學者時時觀覽而我不與之叮嚀告語以盡其理如孟子引而不發之謂正欲學者得于觀感存其心以致思反求諸內默識心通自然得之于已此立教之心也大抵存心無非欲其自得意上句註中感于心字且漫用出大全時字作當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深了不躡等猶言

不凌節也聽則直受而已幼者之事也問則必有辨焉長者之事也幼者聽而弗問固長幼之序宜然亦以過其速成之心也故曰不躡等七者舉事而意在其中是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等也大倫訓大節言此七者使其慕道樂善而無速成躁進之思制外養中而有精修勤王之美有關於終身學問事業不一者不為教之大倫乎既曰大倫是不可以不先矣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已仕為學則先事以新民未仕為學則先志以明德是事與志固官與士之大倫在所先也。游志存心講語易混只以深造自得分貼便明游者使之年月深久造理以漸而精熟也存者使彼所得之理涵養于心中為默識之心得也。觀感而不言方謂存心不然道聽而塗說的模樣理不在心裡何以自得皆是學者心裡工夫心者學之根本所以為大倫也

纂訂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躡等也截上歷叙大學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為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古者始入大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為學之誠也小雅鹿鳴曰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箴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舞警勸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而自得于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踰

躡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  
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先其志意之所  
尚。其此七者為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未卜禘，句禘  
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  
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啟發。幼者句舊主，幼者未必能問；亦  
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字，學宮何為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  
不知乎？蓋一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終  
可若幼者，則開其躁妄之心，啟其速成之意，踰躡漸次，有不可  
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者，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  
似淺。  
說約引記言，只重二先字，不必拘定本意。其實所事所志不外  
此大倫。他日在官，則設施諸事，所謂先事之先此也。當今未仕

則蘊蓄於志，所謂先志之先此也。此通是責成教者。

按卜禘以禘之年，言不必通五年計之。恐視學太踈也。時觀謂  
時時使之有所觀感，觀字為學者使之觀，為教者或作示字，則  
當讀去聲。與註不合。弗語，為教者心為學者。記言官先事，士  
先志，本文原是兩平引來。當重士邊，謂今日為士，異日為官。此  
七者乃事與志之所在，而不可不以為教之所先也。或以官為  
教者，士為學者，其說太曲，非語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  
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鄭註有居有常居也。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  
。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

樂射御書數。藏為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

孔疏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慢柔寬緩緩不做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也。退息必有居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有居謂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縵為前也。操縵者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也。詩是樂歌。故次

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先倚依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以詩譬喻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禮法也。前詩後禮。亦其次也。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玄端之屬。禮謂禮之經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者。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興謂欣喜也。故爾雅云。欣喜興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欲喜其雜藝。則不能耽耽所習之正道。故謂因上起下之詞。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為學之法。恒使業不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修謂修習不廢也。息謂作事倦怠之時。而亦存學也。游謂閒暇無事之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註疏中句讀解說全異。

朱子曰今案上句鄭註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于天子則服冕服自祭于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于諸侯則服玄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服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雜服也

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是也若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也。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讀如字書曰聲依永

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理也藝雖成而小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藏焉脩焉所以存其心息焉遊焉所以遊其志藏則藏於其心脩則脩於其身

新裁此節重居學者首三句言大學教人之法不惟有正業又有居學語平意串自不學至樂學推有正業又有居學之意不興二句即申上六句說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惟正業必得居學而後安此教者有正業又有居學也脩有省察克治漸造純全

意游有玩物適情從容厭飲意此亦宜串着重游息邊。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心于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故以遊之意活其機括游者使心機活動萬理融通也要看不興其藝二句興者意趣鼓舞于操縵等學悅而時習之也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興藝的興字中得來。彼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即下弦詩禮也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也既提綱領揭體要欲專所習且玩物理廣聞見又純所養大學教人之法備矣夫正業既備可蓋作人之功而猶不忘居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好也時教有弦習弦于學而不能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于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詩詞多依托物理至博也講詩于學而不博求于退息則無以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禮有服極其繁雜習禮於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識制度之詳而于禮文必有彷彿不安者矣夫退息時不學操縵博依雜服廢此三者之藝而不興起其居學則必不能安於弦詩禮之正業而或厭棄不好矣惟居學廢則正業害此大學於時教外又必有居學也學者將何以為功哉故君子時而藏于學校則脩其弦詩禮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矣又退而燕息則遊其操縵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義愈熟也如是庶功無作輟而學底大成矣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說約不學六句正見得居學所係之重不必作正業居學之實也

纂訂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意藏修息游亦重

游息邊串者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即前  
安弦安詩安礼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言以証之  
時教二句與藏脩二句對者前是教者事後是學者事但善學  
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者得融洽。自師所授曰正業  
自學者所習曰居學。藏息實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惟  
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審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  
若上庠等處修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適厭飲  
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

按註疏句讀段落俱與今講異陳註本朱子之意而改正之自  
是優于舊說而郝京山却欲從註疏亦太立異。操縵只是學  
拈扣上弦之類博依作依托物理優於舊譬喻之說予謂博依  
是於事物求其有依趣如今人備詩料之意或謂照書註聲依

永者于博字不甚協郝謂博作搏則太鑿矣雜服諸說皆言吉  
服予謂當作吉凶言不與其藝是總上三項而致勉之意藏脩  
息游舊說作四意而藏謂藏於心猶欠明不如今講分項上文  
為安藏字指在大學時以深藏不見人為主故謂之藏息即退  
息之息脩字游字有功夫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允命曰敬信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註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  
脩之業乃來

孔疏此明親師愛友也然如此者若能藏脩息游無時暫替能  
如此者乃能安其所學業言安樂業既深必知此深由本師故  
至于親愛師也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于樂重

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後而此前親後樂友者羣即友也為義然也前明始學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為首矣而信其道者其道已道也既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說信不復虛妄一云信師友之道前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也○輔即友也友主切磋是輔已之道深遠也離猶遠已也道深明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于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強立不反也○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習也常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之故云敬孫務時敏猶疾速也○厥脩乃來者此句結親師教道也厥其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所脩之業乃來所謂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之謂乎者况命所云其此經之謂乎

張子曰敬孫務時敏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唯其敏而已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于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天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正若然則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嚴陵方氏曰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為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為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于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



永嘉戴氏曰親師取友此學者急務師友之間固有實不相知而外徇其名者無所得于其師則齟齬而情實踈無所得于其友則疑忌而意不合此非學者之過抑師友亦有過焉蓋涵養之功不加而督迫之意日至漸漬之實不孚而責善之意太甚則彼有不安而已耳有不樂而已耳况望其能進德乎涵養其心術之微使之漸漬習熟安于義理無所矯揉則無有師保自進於善雖他日離羣索居不變其初大抵物之矯揉者力進則返唯自然訓習者久而不變說命一段與上文意似不合然古人接詩書為証畧取其大意而已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進脩及時無息怠之失此所以厥脩乃來要知藏脩游息四者不同其為脩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樂謂心有所愛慕之意若子貢所謂賜也何敢望回安其學故親其師樂其友故信其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變友言輔欲見不假友之輔助而不及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以下厥脩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下

新裁此承上惟有時敏之功方有心得之益因引言以証之夫然二字正承藏脩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驗<sup>效</sup>摠之正業居學盡之不必用弦詩禮等字。重安其學即安弦等也親師信友樂道摠是安其學也離師承親師輔承友不反承信道則重安學可知。蓋君子由大學之教而藏脩游息無不在于學矣其益寧有窮哉彼正業居學固學之所當務是師之所以為教友之所以為輔而皆道之自心出者也今游息之功既到

所學者熟而無杆格之勞安其學也感師之教誨而心悅誠服  
為感友之功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見之明守之固  
而他岐不得亂之焉得心之深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其身  
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也由  
是性道既開理源自裕資深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孫務時  
敏厥修乃來其即此藏脩游息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說約夫然繫承上藏修游息來此藏之所脩息之所游皆學之  
所貫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在也故云云

纂訂敬遜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于迫急務時敏謂專  
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怠緩厥脩日新月盛乃來而未已  
也

按安其學承藏脩游息來而藏息二句實又包時教退息通節  
之意。安其學二句合着安其學起中間親師取友並言而以  
信其道與安其學相應其道即其所學之道也非安其學只貼  
親師信其道只根取友。此節只是脩來意現成說遜敏之功  
從上節來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  
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後隱其學而疾其  
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  
由乎

鄭註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能曉  
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為慕訊或為  
訾。其發出說不首其義動云其所法象而已。務其所誦多  
不惟其未曉。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材

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

孔疏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失故云今之教者。呻其佔畢者此明師惡也。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故釋器云簡謂之畢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謳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言及于教者教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而已為之說義心皆不曉而孟浪是不用己之忠誠也。材道也謂己既不曉其

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為所隱惜不盡其道也。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佛戾也教者佛戾也教者既背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受學者心既不解求問于師師又不曉違戾義意矣。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受者又違故受學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若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為心不曉解其忘去也。必速疾矣。刑猶成也言師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乎其此之由在上謂此經文也以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經所云其此經之謂乎。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者首猶本也教者為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

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不解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稱配大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為配當。務其所誦多者謂先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惟其不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顧其安也。使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為之說解經不用其誠也言師為學者而說不用其忠誠實之心以心不解誣惑學者。鄭恐材是材藝故以材為道。為道理言教人道理。教者言非是其施之也悖學者失問是其求之也佛

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是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乃投地餘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

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

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之教蓋將使之循習乎灑掃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于數者其意不同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之意

嚴陵方氏曰以言問之之謂訊道之本寓諸理其末見乎數言及于數非所謂教之大倫矣進而不顧其安非所謂安其學矣使人不其誠非所謂信其道矣教人不盡其材非所謂強而弗抑矣施之也悖非所謂不陵節矣求之也佛非所謂孫其業矣隱其學而疾其師非所謂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矣隱以言其學之不明也其難而不知其益非去之非必速非所謂強立而不反矣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于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郝解呻吟也佶覲通視也畢簡也佶畢覲視簡策教者無心得但諷吟其所佶畢訊問也以佶畢陳言教學者多其訊問責以記誦言及于數謂多言煩促強使進益不顧學者心之安恍否也使人即教人呻其佶畢而無得多言強進而不安教者非中心善誘學者亦口耳相襲故曰不由其誠學者有進益之資教

者不能曲成故曰不盡其材教之所施者悖學之所求者佛故學者諱其短而疾怨其師若教之難而不見其益雖勉強卒業旋得旋失教之不率皆由于此

說約此節舊以呻其佶畢三句應時教進而不顧三句應退息亦不必但泛泛說與上二節相反便了夫然以上學大學之教相反以下與第二節相反教之不刑總夫然以下其此之由總夫然以上但吟諷其所佶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詞以問而所言又非一端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已之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隱其學致學者不能以所學自表見也

纂訂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以上與首節相反夫然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曉經義但吟咏其所視篇簡而已

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若已有  
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  
躡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  
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未每見  
其拂疾徒滋乎口耳無益于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教者異矣  
况君學乎故學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  
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  
必速以用功間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  
諸事乎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  
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  
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也師所施以教  
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

常佛于我此言師道之不行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

學故不能稱揚教之不刑與其此句相應

連

按此節夫然以上主教者言以下主學者言皆與上二節相反未

繳教之不刑大意重在教一邊○呻其佞至及于教三句連正

所謂期其進而不顧其安也佞畢二字現成故加所字多訊即

據所佔畢而訊多謂頭緒亂也言教謂絮眩也進是強學者令

其進也使人二句串說謂不用己之誠故不能進人之材也合

下施悖求佛俱從不顧其安推出求之屬學者佛是教者相拂

疾隱其學舊說不稱揚者來是自諱其學不敢向人言之意隱

學疾師正為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既若其難雖勉強終業去之

必速此四句一氣貫○若其難正與不顧其安針鋒相對○教

之不成連下句此字指上呻其佞畢數句○此節舊說多雜亂

唯陳註明確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預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註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不立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  
孔疏此一節論發之時<sup>得</sup>理則教興也○發謂情慾發也預逆也十五以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為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于未發之為預○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言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謂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

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也從其人而設教也○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合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sup>摩</sup>也○結上四者興起也四事並是教成之所起也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為多

張子曰當其可者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不待其問當其可告之機即告之如孟子曰時雨化之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即雨

朱子曰禁于未發但謂預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于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長樂陳氏曰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回不釋則美有所不增故  
禁于未發之謂預所以救失于未然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以  
長善于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學之之時而達之可以習之之  
業易所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因時而不違循理而不逆不責  
其所不及不強其所不能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  
趨之豈不為孫乎與夫驟而語之喧德蕩志者異矣教者不陵  
節而施則學者見賢思齊見善相示不必親相與言而同歸于  
善矣豈不為摩乎與夫朋友已諧不胥以穀者異矣

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為無及矣未發而先禁乃為有  
備幼子常視母誑亦可謂之預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  
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  
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

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遠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  
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  
所謂相觀也有見于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于下則知不善之  
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愆然必以自省則  
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  
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

馬氏曰自灑掃應對進退而進于成人者各有當也當其可之  
謂時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也切切悛悛相觀而善之謂摩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可謂二十成人時夫謂之可豈特年二十  
而已不陵節若孔子所以教諸弟子未有同者也此之謂孫  
師之事也學友之事也鄭氏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夫所謂相



觀豈特不並問而已

永嘉戴氏曰夫禁于未發之謂預當其可之謂時疑若不可須  
規緩也然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又何其甚緩  
也夫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過時非也不及時亦非也乾于  
九三論君子進德修業其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也知所終始則無不及之患矣大抵學者為學始終  
節目皆有次第先傳後倦不可誤也若先後倒置本末舛逆學  
雖勤無益也禁於未發不必謂十五時也物欲未深情偽尚淺  
則猶可禁也當其不必謂年二十成人時也適當其機因而導  
之此之謂可孫之為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為摩之為言有切磋  
動盪之意為人知預與時之為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為教也益  
深

慶源輔氏曰凡事預則立况教人者乎已犯上矣而使之無為  
亂也已穴坯矣而使之勿為盜也既爭而教之讓既奢而教之  
節難矣故先王之教人自能言時男唯女俞之不同至七年時  
同席共食之不可其道當然不可謂之太早計也自子能食  
教以右手至吾道一以貫之皆當其可之謂時顏子曰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則其所施不陵節而孫可知  
矣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相觀而善也忠告  
而善道之又其次也強聒而不已祇取辱焉  
郝解大學之法四者皆從容善養之意欲禁其邪僻之心不待  
欲實既啟早親師友則先事預順無臨時檢攝之艱是謂禁于  
未發啟當其憤發當其悻是謂當可之時不強以所未達不告  
以所不喻是謂不陵踰其節而為孫順也置莊嶽之間使之齊

語入芝蘭之室使之自芳是謂相觀而善而為漸摩也  
導窾大學之法三節言教之興廢為師者所當知也。預時孫  
摩法之名也防微杜漸是禁于未發為惡一邊啓憤發非是施  
當其可為善一邊

新裁首二節言教之所由興廢末節言知興廢而後能善教蓋  
善教者當於其興不於其廢也。興字只在教成有功處但所  
由二字不可忽。四者皆因人心之機而曲成之四句預時孫  
摩總是一機却有貫串以預為主蓋禁邪於未發是下手工夫  
也夫止邪于未發則防邪者預所發皆善機矣善機勃然以動  
正是萬理透露的機括于此違其時是遏其善念生之萌芽  
也所以要當可而用時雨之化以點化之然這及時之化不過  
迎他一念之善機便不到萬善融通的地步所以施教者要漸

漸開發他待他逐節而進若就以聖神道理施到他身上便是  
強其所未至有拂而不順之意何以使彼善端巽入到根心生  
色的地步所以貴孫教然此善特一人之善端還是偏的必須  
要把眾人的善念會齊了互相觸發這善纔全譬如此一學士  
的善念在惻隱彼學士的善念在羞惡或辭讓或是非必須此  
激勵彼彼感動此衆相磨礪其德行成者來禁未發是四者第  
一下手要緊工夫所以大學以此為首教時說截然分作四項  
者大拘泥亦備錄。大學之法欲救人之失嘗禁之于情欲未  
發之先如止邪未形絕惡未萌此謂教之預言先事有備不至  
臨時而卒辨難制也遏惡也欲長人之善當迎于善端發見之  
初如憤者啟忤者發也此謂教之時言乎動中其機見不先不  
後之期也長善也欲學者得諸己也則優游俟其自化分限所

在不踰節而施之如不以幼者為長者之業此謂教之遜：言乎其順也是順序而施不强所未至也此欲其自得也欲學者取諸人也稱彼之善以勵乎此稱此之善以勵乎彼于同類之中示以觀法之術使有激勵而進于善此謂教之摩：言乎相勵也使人已各有助而互相進如兩物相摩也此欲其取善也夫預時遜摩師之所以立教者預則防其情時則成其性遜則因其材摩則輔其仁吾見士有成材已德已明足以為他日新民之具由此興起而不廢墜矣

說約凡善為教者欲保完真純必先預過情實乘其未發而禁止之故必要預可以教而不教便不當其可故必要時：不後也未可以教而教便陵節而施故必要孫：不先也摩屬教者謂摩礪之也

益 心典禁者遏其欲當者迎其機不陵節者循其序相觀者廣其按四者當平者新裁串說非正意預時孫摩皆主教者說為是○或謂摩當屬學者然教者有以使之相觀而善摩礪之機豈不在教者乎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鄭註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則思放也。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不相觀也。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師之譬喻。廢弛孔疏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之廢棄。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

拒杆也。格謂堅強，則情欲既發而後乃禁教，則杆格于教；之不復入也。是教弱而欲強為教不勝矣。○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欲追悔，欲學精明已散，徒勤苦四体終難成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修治也。○獨學謂獨自習學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諮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也。○燕朋逆其師者，以前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與，此燕朋燕辟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遵敬，則違逆師之教道也。○辟譬喻也，謂義理鉤深或直言難曉，時須假設譬喻，然後可解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師之譬喻，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者，結上六事是廢學之由，前與有四，後廢有六者，庫云不褻朋友及師之譬喻，自是學者之常理，若不為燕朋燕辟，則不足以致興言，若則此燕朋燕辟則學廢替矣。○言格是堅強，譬如地之凍，則堅強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堅為洛也。

朱子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傳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註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

嚴陵方氏曰：情發後禁，則杆格言相抵也；相抵則禁之有所不勝矣。時過後學，則勤苦不倦，欲有所成難矣。雜施而至于亂壞，則術業無由而修矣。獨學無友，則孤而無與，陋而不廣，所聞寡矣。以燕安為朋，而至于逆其師之教，以燕安為辟，而至于廢其學之道，若是則教何自而興乎？然教之興止於四廢，至于六者，以見教之為難，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山陰陸氏曰燕朋逆其師之意燕辟廢其學之方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耳雜施而不孫則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于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于教辟如師也辟之辟昵于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昵于教辟則以為是<sup>自</sup>不立于學教之不行由此之故也講義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郝解扞拒也格隔也不勝如敵相拒不克也時過後學即失時廢學者見時不可失也友燕昵之朋違拒其師好燕僻之事必廢棄其學

新裁六事不善教之法總是不過其非心而縱其失時責之太驟置之孤立以至交匪人習燕僻也。此言失其所以為教者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故蔽錮深而教之弗勝亦非不教也特教之不得其時耳故勤若之甚而學弗克成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序則躐等故壞亂而不修固嘗學之矣學之而無其友則寡助故孤陋而寡聞燕朋猶言匪人淫溺而狎小人所以慢其師燕僻猶言慢遊惰慢而惡聞善所以廢其學有此六者教安得而不廢乎

說約燕朋二句承上四段來

按不勝作不能承教者方與難成不修寡聞俱屬學者一邊燕朋二句又進一步以甚言之。教者雜施其教則學者所習之業忽此忽彼皆敗壞陵亂而不能脩成矣獨學句亦當是教者

不能使之相觀故僅獨學非學者之自為獨學也燕朋二句講  
家皆謂通承上四句所致予謂此二句似與獨學句相因言不  
唯獨學無友為孤陋寡聞所友不得其人亦反為善如與燕私  
之朋相暱則必至逆其師如所作皆燕遊邪僻之事則必至廢  
其學合三句總見得不如相觀而善脩一說。經文本云六者  
散說為是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居  
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  
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鄭註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  
深  
孔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喻猶曉也道猶示

也牽謂牽偏師教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使之曉解之法  
但廣聞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偏急牽領速曉  
也。抑推也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  
學者不甚推抑其義而教之。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  
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使之通達也。道而弗牽則和者此  
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苟不曉而牽偏之則彼心必  
生忿恚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  
和而意乃覺悟也。強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為師但勸強其  
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開而弗達  
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為之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思得必  
深故云則思也。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  
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教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尚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矣若孔子猶然善誘人所謂道而弗牽也子夏童子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此所以為善喻也永嘉戴氏曰君子之教而以喻為言何哉喻以義理使之心通意悟默然自喻此教之大功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未嘗示人以其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其易不示人以其難則教者有善誘之功學者有欲罷不能之意不示人以其易則教者寓憤悱之機學者有啟發之功大要和易以思使學者不過用其心亦非泛然無所用其心所謂勿正之功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為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教者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于致思故可以至于自得之地于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郝解知教所由廢即知教所由興知所由興則養之預而無不勝教以時而不難成施以遜而不壞亂摩以善而無燕朋故曰可為人師

導竅在人師也分上言為人師者當知興廢下言君子知興廢而為師也未善喻句正與可以為人師相應

新裁首三句言君子知教之興廢而可為人師故君子以下詳施教之善于其興不于其廢正見可為人師也大抵為師之道善喻盡之善喻之道和易思盡之。善處全在弗牽弗抑弗達上此是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的妙法善喻全在此處此節教字下說個喻字者以此等教法甚深婉有我心默傳彼心默受不言而喻之意立教君子知所興必行之知所廢必防之則能長善救失成就後學故曰可為人師故君子之教喻也示其入道之由于未發之先道也而不牽率其必進為蓋邪心一發于善有難入之勢故須牽唯不發而後禁自不必牽也作與其志意于當可之時強也而不沮抑之使退為蓋違其時則作

之適以抑之唯不先時又不時過後學自不沮抑也順其節而施之觀其善而輔之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為蓋欲竟始有期望太高之心所以凌節欲竟則有擇人而與之意所以彼此不相觀唯不凌節不獨學自漸。上達自人已同達不須我竟也君子之教喻如此夫道而弗牽則人自從容與道相浹洽融液不扞格而和矣強而弗抑則人不見進道之難而乘時向上莫非道機不動若而易矣開而弗達則人心躍如有潛想玩索之力心不亂于雜施而得盡其思維志益鼓于觀法而得嘗其探討思則得之矣此學者之善獲其益于知興免其弊于知廢也即學者之和也易也思也知教者善于道也善于強也善于開也蓋真曲成其類時遜摩之法以誘諭乎人者豈不為之善喻哉可以為人師矣



新旨要者兩所由字道強開是所由與牽抑達是所由廢須知和是決洽的機關易是向往的機關思是透入的機關喻字下得妙後面罕譬而喻能博喻總是此喻舊說道強開三句承上禁未發三項來似不必

說約道與開有辨道只引道之使進開已大啟其從入之路了但其中精蘊究竟之處不能和盤托出耳

按前節禁于未發四句是教之大端此節道而弗牽三句是教之妙用合觀之教人之道莫外于此○道而弗牽開而弗達是反其意說謂道者易牽開者易達故云弗牽而弗達強而弗抑是順其意說強其進而不抑沮之也○曰說抑訓推及明○本文三句只照上禁未發三句而畧相觀句陳註補出方全然不分貼只渾承上四句亦可○新裁本陳註為講然太組織備之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也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鄭註失于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孔疏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或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于無成是失于多也或失則寡者二失也或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于寡少也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

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唯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于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惟善教者能為之。

張子曰：失之多過也，失之寡不及也。止有兩端，無三也。凡學者不是過，即是不及，無過與不及，乃是中矣。失則多，謂才小者卒然不能會歸，故失于煩多。若子夏是也。子夏之學自洒掃應對之末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其學最實，失于寡者，以才多易曉達而不精密。若子張窺見夫子近上一節，不復勤求力行。

又問善人之道，意謂善人可不學而至。孔子告以必踐履善人之事，乃能至善人之地。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易者輕易也，與寡相近，以為易知，更不復研究。子路事多近之，止盡也。若其難而不進，再求事多近之學者之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失易，畏難則失止。

東萊呂氏曰：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他病處。所謂學者四失，隨其氣稟厚薄清濁，判斷不出四端。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大抵四者所為心之莫同也。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要識他病處，失則多，寡易止，辟如醫者用藥，知得陰陽虛寒，方始隨症補瀉。鍼灸若錯施之，教者學者皆勞而無功。只看孔子教人四者之病，隨症用藥，曲得其妙。且如子路所失者多，孔子未嘗

不裁減由也兼人故退之知他多病而底救之或失之寡孔門  
如柴愚參魯雍也仁而不佞就他資質上所失在寡孔子之教  
就他寡處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各到成立或失在易如子貢億  
則屢中與夫方人之病孔子未嘗不深懲而痛抑之如云夫我  
則不暇皆使之難不使之易或失則止孔子之門如冉求之自  
畫孔子未嘗不誘掖而進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若不識學者  
之病倒去他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子路之失多更若進之所  
謂有餘不敢盡工夫子路何緣得入推此類言之其他無不如  
此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為學之道扶持長養人之善端  
救人之偏失孔子之教皆在一部論語中如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大哉問善哉問之類無非善如責以朽木不可雕糞土  
之墻不可朽之類無非救其失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  
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  
救失之道也且善譬則苗也失譬則莠也欲長善者必救其失  
欲長苗者必去其莠彼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其智不亦踈  
乎

嚴陵方氏曰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於內然後  
可以救其失于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苟無教以長之則善浸  
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苟無教以救之則失或為害

餘見註

永嘉戴氏曰夫人資稟各有所偏雖伯夷柳下惠不能免也其  
平日所踐履終身所成就皆于其所偏者重况于學者乎學者  
四失其意皆自以為善而不知其非失之多者博採以為功失  
之寡者約取以為精失之易者泛應而不能致思失之止者小

成而莫肯前進所貴于學問者謂其能化氣稟之偏學者每患于不自知故有賴于教者之功蓋自知甚難自上知下甚易設教而不知學者之失知其失而不知救學者之過皆非所以為教也

慶源輔氏曰必知之言不可不知也不言失之多而言失則多者蓋多寡易止有時為當然若一于此則為失也故云則為博之失則多陋之失則寡勇之失則易愚之失則止內有所溺然後失形于外不正其心而治其外未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人者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及也

山陰陸氏曰長善而救其失將順其善而匡救其失也導窾首二句分上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下是原當知之故失

在心故知亦在心是欲其于根本上救正他

新裁此言教人當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下皆原當知之故按知行得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串者如多者約以禮之善也既長以約禮之善則多之失自去○夫學者多寡易止之失皆心之莫同為之失原于心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而教之真正所以長善而救失者也豈可不知其心之失哉是心之莫同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教之也務博失多徑約失寡失在知者也欲速失易自畫失止失在行者也四者皆心為之而寔原于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習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用心不同故多寡之失異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用心不同故易止之失異必知其智愚賢不肖

過不及之心而先察其病根所在然後因其多寡之病而救之  
以博文約禮因其易止之病而救之以退之進之自隨施而輒  
效矣而為師者立教之責正所以長約禮之善以救多之失長  
博文之善以救寡之失長自反之善以救易之失長自強之善  
以救止之失也教之責任救失而救失本于知心此學者之失  
教貴知心與

說約必知之就含知心意了心之莫同有過有不及正是根本  
差失知心之失而救之便是後去病根救失正所以長善非兩  
項事

按此節上言四失下歸本于心言其受病處在心也知其心方  
可隨其失而救之以中道多寡相對多則繁而寡則簡也易止  
相對易視則進畏難則止也。上只言救失未補出長善在他  
處長善救失平說在本節可因救失以見長善蓋失處去則善  
處增也。新裁謂道問學失之多尊德性失之少其說不確且  
有調停陸王之意非所當言故芟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  
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鄭註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  
其言小而鮮臧善也

孔疏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于其師也言學  
者繼師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善歌謂聲音和美感動于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設譬  
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  
能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孔周是也。其言也約而達者此

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為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  
○微謂幽微感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罕少也喻  
曉也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能為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  
志意不繼聲而繼志者本為志設故不繼聲也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  
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感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  
使人自得之意

長樂陳氏曰聲之不可繼者非善歌志之不可繼者非善教蓋  
高明以絕物則不足以為善中庸以導物然後為善也夫詳而  
不約而後能達顯而不微而後能感多譬而不罕然後能喻此  
理之常也今也約而能達微而能感罕譬而能喻則是約而人  
知其要微而人知其妙罕譬而人知其簡可謂繼志也矣蓋約與

微所以明道罕譬所以明物道至于難明則又明物以顯之此  
所以為善也○樂書曰善歌者直己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  
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  
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  
微而感罕譬而喻故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物理太高則與物絕而人莫能繼矣太卑  
則與物褻而人不足繼矣惟得中則可繼焉夫言首務多則人  
以為惑而不達矣言首好大則人以為迂而不感矣言苟多譬  
則人以為僻而不喻矣若然教者雖有其志學者焉能而繼之  
哉

山陰陸氏曰敬不貴苟難則易于繼其聲教不貴苟難則易于  
繼其志若佛老言理則妙矣以為善教則未也故昔賢論此以

為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不可謂微而臧也約達微臧則罕譬而喻矣

東萊呂氏曰約而達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徹未嘗不達微而臧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精美其味無窮罕譬而喻大抵曲為之喻使學者自得于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大抵聖賢之教引而不發非是阻節學者若開戶倒囊盡其底蘊以告之學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蔽多是口耳之學惟是引而不發示其端而不盡使人為繹千思及功深力到義理自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慶源輔氏曰若夫子舉一隅孟子引而不發所謂善教也以三隅反躍如也則能繼其志矣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則人有自得之地矣然則孟子之譬喻非與向時不同也孟子于戰國

大道既隱之時與其居臣言論又非其素所講習也故不得不假譬以曉之然孟子固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謂繼志矣者省文也蓋言如此則可謂能使人繼志矣

李氏曰欲其求而後應故其言常約欲其思而後得故其義常微言之所不能及義之所不能明故達之以譬：者理之所在也理欲其自窮故罕譬言雖近而指不可不遠故其言約其義微其譬罕指遠故雖約而達雖微而臧雖罕譬而喻也子曰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稱名小取類大則罕譬而喻也其旨遠其辭文則微而臧也曲而中則約而達

新裁此節重善教一邊其言以下是使人繼志之實約而達三句即使字中事約達微臧罕譬而喻正是以心立教不專在言

所以能使學者心悟也。繼志謂教者之志要如此能使學者之志即如此其繼猶淺師志所未到之處而學者能先到之師志有窮盡之處而學者又能擴充之方謂之繼志繼志都從約微罕譬中來蓋約則使人志可固守微則使人志可精體罕譬則使人志不惑亂自然能繼矣。○今夫教之有志猶敬之有聲也善敬者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使人聲無間于吾聲而後謂之善敬焉善教者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志無間于吾志而後謂之善教焉使人繼志何如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教語而徹上徹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道也今教者不過卒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而至理攸寓是微而感也以至設譬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深此物醜類之中足為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夫惟其約而達也則能使學者由詞以得意惟其微而感也則能使學者因言以明善惟其罕譬而喻也則能使學者因譬以明理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而何

纂訂善敬者二句謂善于敬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敬者之聲終善于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儘好說約使字着力其言以下正使中之事約達微感罕譬而喻皆主教者說不可以喻焉學者繼非繼續乃昭合無間也可謂繼志是能使人繼志也亦要歸到使字上按繼以繼續為正說昭合是繼字中所包意當謂接續得恰好無彼此之分便是繼續而昭合也如教者舉一隅留三隅待學



者說學者以三隅反便是能繼志當以此推之約而達三句皆是此意。陳註約謂辭簡微謂不峻看來約是要約微是微婉之意。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鄭註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于師學為君。師善則善。四代虞夏殷周。

孔疏此一節明為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極之美可以為君長之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而知其美惡者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也。能博喻者博喻廣

曉也。若知四事為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為廣有曉解也。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為人作師也。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也。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為一國之君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即是學能為君也。師善則能教弟子弟子則能為君故弟子必宜慎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三王四代惟其師者引舊記結此釋師之重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更云舉四代以兼包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可不慎此即唯其師之謂也。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

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  
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  
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埽應對乃幼而  
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蔽唯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  
無大小莫不履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  
也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  
意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  
學者數也所以為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于  
為政其所以輔佐于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朱子曰今詳經文但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耳擇師  
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惡者言其

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能不以一類喻之然  
後能為師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

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為君子蓋君子者人之成名  
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  
博喻于人喻之為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為  
義以道帥人而人之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  
也君有土者也有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可以有  
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  
學宜讀曰教教也雖尊而為君亦師之所教為故擇師不可  
不慎也王者禹湯文武也四代者夏商周也指其人則曰王  
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  
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好學如此

誰獨無師乎若舜之于務成昭禹之于西王國湯之于伊尹文  
王之于臧丈人武王之于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教人能教人則亦可以  
服人而為長能服人則亦可以治人而為君

新裁慎也截能為君以上只推師脩為君之道唯師脩為君之  
道乃人君所從學而為君者也慎即得人意三王改雖通証上  
文然慎擇意尤重。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  
只重學為君上曰為君便有許多化導<sup>導</sup>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

師之陶鑄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擇慎必擇  
能為長能為君之師而學之也。且人君之急于擇師者亦未  
知其為君道之係于師乎自今言之君子誠知學者之至學有  
難易而其氣質有美惡于是引其難而抑其易勸其美而沮其

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塗而所喻者博矣能博喻然後能以  
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即推其所以  
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  
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此則治國平天下之道皆其所蘊籍而  
素有之者是師也豈徒莫疑辨難而已哉乃人君之所從學以  
為君者也其所係匪淺鮮矣故擇師者必慎以求得其人而後  
可也否則不得能為君之師無以學為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  
以治者匪但能作之君也亦以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  
君益賢君賢則治始隆其即此師所以學為君而擇之當慎之  
謂乎

說約師能因材造就便能長養萬民便能君理天下不過只是一  
理為君者正要學得此理何可不就明此理之人學之若不

得其人則人先憤：此理未得何以學為君故尤要慎擇  
導窾二節此言人君當慎于擇師而尤貴于嚴師也一節在慎  
也截上推師道之重而擇之貴慎下引言明之學為君不是師  
學為君亦不是學者學為君唯師脩道乃人君所從學而為君  
者也

按至學以學者言謂造到學之極處也難易美惡陳註分說或  
謂至道之有難易由質之有美惡亦通。講家皆以此節主人  
君擇師言則為長只是陪說能為師至為君是就師推言其理  
師也者句方就人君學為君說要分曉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  
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  
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註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祭主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  
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皇帝顓頊之道有乎  
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  
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而立  
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比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  
西面道書之言

孔疏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二謂當其  
為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于師並言尸者見尊師與尸同  
。當其為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按鉤命決云暫  
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  
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為重與尸  
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按鉤命決云天

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  
之後者為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  
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  
臣也諸侯無此禮。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也者此証尊師之義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  
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

張子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蓋尊命也匹夫  
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蓋尊道也王者事天如事君  
故為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便不以臣  
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  
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

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  
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  
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不臣此篇有曰大學  
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  
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為人居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居而尊  
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礼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  
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  
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皆所以令眾庶見  
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于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  
之于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于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  
矣尊君卑臣其殆始于後世乎上下曠闊而交泰之情疏堂陛

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世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况于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耳非心悅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于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

新裁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寔為尸一邊輕○臣之則君為臣之嚴君不臣則臣為君之嚴師蓋君所受學之人須養其志節志節高終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虚心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要知此節意全

重道尊二字嚴之欲尊其道也不臣正所以使之尊道也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虚心閔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虚心為一節之要領○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致敬盡禮其師之難也蓋人君為學多為勢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為難得之事君嚴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敬道威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敬學者一心體認不敢忽視其師傳也道傳於師學體夫道一嚴師而道尊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于心亦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于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全于君全于父故弗臣當其為師則為其道為其學亦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于大學老更不但詔告學士雖以善言告于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迪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

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為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嚴其師也能嚴師則道尊敬學胥此致之人君事於學可以難者自阻哉

新旨道尊不必抗之使高嚴師內有隱隱為型為範光景尊則異端曲學不得與道爭馳尊則邪說詖行不得惑民趨向故民知敬學敬不但不怠實落是經正民興而聖真統一所在曰弗臣曰無北面正是嚴師處

說約此節承上擇師來師既慎擇矣然禮之不嚴亦非風示天下而善民俗也

纂訂一說凡字汎者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內民即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即重以明輕也

按此節只重師嚴道尊敬學跟師嚴來下即尸之不臣以明師之不臣又即養老老更不北面以明師之不北面而臣養老之禮與嚴師非一事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鄭註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于已○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從謂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為松○此皆善問善答也

孔疏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善學者師

逸而功倍者受者聰明易入是為學之善故師體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于他人也。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所得既倍于他人故恒言我師特加功于我者是從而功之也。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于他人也。又從而怨之者已既闇鈍而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于師獨不盡意于我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濡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理答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反此者若闇劣不解問之人則與能問者意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答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者嚮明問此明答也以為設譬喻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之能答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為喻也。不善答問者反此者謂不善答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于所問故云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者言上善問善答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春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鐘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以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以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也。

張子曰學問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議論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為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



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來，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目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力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於事也。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解，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從容註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為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為過。○善

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嚴陵方氏曰：顏淵聞一以知十，子貢告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矐乎。若在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于我，我故庸之。有德于我，我故德之也。○節則本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為堅多節是矣。目則本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微以入乎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從容別解。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  
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  
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今之治木者猶  
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  
說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譬觀之不然撞鐘者以筵撞之則其聲  
小以楹撞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  
然後盡其聲焉若亟撞之則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夫子之答問  
弟子固未嘗同也然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言必發于請  
問其目之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必待其問于斯二  
者何先然後語之也問者答者皆得其理然後學者有可進之  
道也一或不善則失是矣然則學者之無功又非特不善學者  
之罪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  
故其為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切問而  
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為功疑思  
問念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也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答則雖  
問無益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脉理難易節目皆  
有次第而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  
應洪纖高下隨叩而答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新裁此總言教學之事為進學之道兼弟子與師言學與問謂  
弟子待問謂師學問弟子自進于學待問則師進弟子于學故  
曰此皆進學之道善問與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

善問正言而攻堅木意見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意見出有此不同處。○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于己心上有得者也故為善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若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于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為善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所教矣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蓋善學者求諸己也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蓋道有細微與節目難易所由介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相須之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

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其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者惟善待問者人問及于小則以小者告之如小叩小鳴然人問及于大則以大者告之如大叩大鳴然且待其沉潛反復從容再問始見他思索之意而我方得其來問之旨然後理之精粗隱顯始言之盡其蘊如待鐘者待其叩之大小優游和緩而後鐘之大小長短始盡其聲大抵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有如待撞之鐘然蓋洪鐘由叩始有聲故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小鳴者若或洩之大鳴者若或竭之矣

視諸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俟其問之從容然後罄兩  
端而竭焉何以異哉不善答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  
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而為我心之真益在己之學豈不駿  
駿乎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而為人心之真得在人之  
學豈不疊々乎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說約功非功夫之功只當益字看堅木喻理易者節目皆言理  
而借堅木字面然此數句都說正意而攻堅木之意隱々在字  
意中至如撞鐘以下却都說鐘而正意反在言外見之如撞鐘  
言如所撞之鐘也待其從容舊說皆云待其再擊似不必言隨  
其大小從容以盡俱有優游不迫之妙非一鳴輒無餘响者故  
曰待其云云非另一意也此皆進學之道只貼善一邊

纂訂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  
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為解相說以解言相証而通曉也撞鐘者  
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  
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  
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便

按此節先分善學不善學次分善問不善問學問原相須故因  
學及問又因問而分善待問不善答問以教者言之總是隨文  
立義也。如攻堅木易與節目只得照木說相說以解已歸問  
者正意至于如撞鐘直到盡其聲俱是喻言不露正意故講家  
以為不同予謂總是先明喻意後入正意亦無甚分別處。如  
撞鐘如鐘之待撞也從容是撞者歇手時然後鐘已鳴餘聲徐  
盡也。從字作春殊多事不從為是至于說如字雖出朱子之  
說不如作悅字為順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鄭註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孔疏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為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為說之也。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排、之間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弟子既不能問因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可也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問人而非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于心而寓之于言取之于己而傳之于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至于力所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為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為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啟發之功其不能

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為不棄也世人皆知誦說之為學而不知遊息之為學皆知答問之為教而不知不屑之為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日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啟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朴而訥于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語之未有不知者也故贈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告非謂其能語而彼亦不知乃已也舍如字

李氏日記問者記而得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畧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於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於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夫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之于鄙夫近是焉至于才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于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夫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一也新裁此見教者在因材而當可意重心得說聽語乎截上推師

道在於聽語下因言聽語當異其施力不能以下又是聽語的  
活法。力不能問是有憤悱之機者也。看他不能問者在何處  
即以此處語之不是聽語不知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  
窒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去。及復思索再來問時再  
語之亦是聽語。夫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  
為人師。必聽學者所問隨事語之。則因問隨答必所得于心者  
深所知於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為人師。非徒聽也。謂聽語以  
聰而得學者淺深。熟于言意之表。隨所至告之也。夫所謂聽  
語者聽學者之問而語之也。其有力不能問者泥于聽可乎。則  
語之以開其端。語之使之知也。又有不能知者輕于語可乎。則  
雖舍置之可也。是于聽語之中而又得變通之宜。是謂有得于  
心。庶可以為人師。而何以記問為哉。可見在師者固當以心得

為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為受教之地矣。

說約聽學者所問之語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  
隨所聽而善應之。與記問之學正相反。力不能問。力字要玩學  
者有疑。思問至力不能問。可謂深于思矣。此與憤悱之教同。  
合參記問者全無實學。只憑記誦以待問。聽語是有實學。憑他  
來問。正與記問反。

有一段未  
然故闕

按聽語截聽語指能問者聽其語而因問以施教。下力不能問  
兩層皆是轉語。雖亦是聽語內事。而聽語自當就能問者說不  
可直以聽語之法專屬之下文也。力不能問時講皆說得太  
好似非陳註之意。予謂聽語是正法。其不能問句無語可聽。有  
此權法。聽語學者之語也。語之教者語之也。新裁主方代說。

聽而語之二字截開與註異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註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其金乘乃合有似於為裘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其材宜調謂乃三體相勝有似于為楊柳之箕。以言仍見其貫即事易也。仍謂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

孔疏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有志於學矣

餘見註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脩故為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揀然後成性待修然後善故為箕所以譬修性也馬觀于車然後可以駕行識于所往而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蓋明理而後能脩性能脩性然後能見于行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繫乎習習與性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為性不知其為習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人情皆然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耳目見聞轉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內德之不進未之有也故曰麗澤克君子以朋友講習為克此時習之所以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至于馬



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  
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為箕裘之業馬之子異  
于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于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  
矣蓋學乃君子當為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郝解冶鎔金者良良工箕筐屬碎金可鎔補以為器敗皮可聯  
緝以為裘角木可挽枉以為弓柳竹可編屈以為箕物理變通  
存乎良工子弟耳不然執弓學弓執冶學冶尚不能肖而况能  
旁通乎馬前車後此常理也然馬子不習車則反繫車後見久  
習貫其性自馴如人暴戾強學氣質自變故察於此三者可以  
志學

新裁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截上即人物習  
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天下事只從易的邊做去

自有機括自有通透的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若從難的邊做  
起便沒入統處百為而百不成矣為學的新進竅脉深造機關  
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蓋冶鑛難精而裘  
軟易紉良冶之子必先學為裘而後可漸進于冶弓勁難調而  
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為箕而後可漸進于弓車重難駕  
而馬及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繫馬于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  
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習以漸而進之不驟學以類而求之不  
泛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夫冶也弓也車也猶道之精而難也裘  
也箕也反之也猶道之粗而易也君子即物窮理察此人物始  
學之漸皆自易及難由粗及精而得此循序之意其于道也亦  
自易以入難由粗以入精自可以有志于學之序而下學上達  
深造自得矣要旨云先學為裘而後可以為冶先學為箕而後

可以為弓先以車在馬前而後可以駕馬君子于此察之則能知所先後而可以得為學之序矣此說明快條錄

按三警實只二項良冶良弓是一類以人言駕馬以物言。為裘為箕未必然只是形容其相習以漸意。未能為治時先學為裘為裘之後漸能治如此說方完不然竟是子易業矣馬駒先在後習見大馬駕車後可駕車且兼有習步意亦是習而後能與上二警相似

右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鄭註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醜或為之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疏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比物醜類者既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相類之事相比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一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以下四事皆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言鼓之為聲不容不高故言無當于五聲而宮商等之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鼓者為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而已即是比類也。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在五色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續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為

官之理本求博聞強識非言于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為師然後能為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師與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永嘉戴氏曰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為學然察于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為此教者所以貴于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于五聲水之于五色是也學何有于五官然視聽言動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于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

于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于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况學以水况師五聲以之况五官五色以之况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新裁醜類截上是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下是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于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類醜也。此節要者無當二字謂取來比

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于事物之中者甚曠雜而不可紀唯得旁引曲証引伸觸類<sub>之</sub>方則物物皆明理之資况以專主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及泥而不通唯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髓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即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於物也而又即物類之同乎理者比之于以因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有事不相閉而理實相渙者如鼓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也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脩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于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也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

之各親其親君子例觀于此則知物無當于理理不得物則不明矣此古之學者所以必<sub>此</sub>物醜類也與

說約上言比物以審理下言所以當比物醜類之故非是比物

醜類之實○治如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義視之明

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是也五服待師

而親不重師講明服制也此亦因師與五服無與故言之○註

疏學無當五官五官謂金木水火土之五官也不必

纂訂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冒乃是正意下則申

其故也○一說此節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與師<sub>是</sub>正意而以

鼓水引起物理自然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

以已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以鼓水二項為客學

師二項為主即鼓水而得親師務學之急非窮理之至孰能與

此

按此物醜類諸說欠明鄭註醜猶比也郝解謂醜齊其類則醜是有力字既云此物又云醜類當是一意反覆說謂以理比之于物而又醜之以盡其類也類是物類不是相類。此物句是引起下非以此句為主而下文釋之也。戴氏歸重學與師最是方氏分貼教况學况師似可渾。五官照洪範五事說有據註言身即貌也心即思也註疏以金木水火土為言說到物上固非而相迹以耳目口鼻眉為五官不言身心與治字無關係。陳氏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老子語不宜入註中。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鄭註謂君也。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謂若齊命于

蒲無盟約。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于民無不化于俗無不成

孔疏此一節論學為衆事之本。君子曰者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為諸官之本。大道不器者大道謂聖人之道也。器為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為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而不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為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為諸約之本也。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

蘇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蘇麥自生故云不齊也不齊為諸  
齊之本也。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者結之也若能察  
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庾云四者謂不官為羣  
官之本不器為羣器之本不約為羣約之本不齊為羣齊之本  
言四者莫不有本亦以學為本也

朱子曰註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  
謂精于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  
也

嚴陵方氏曰大德不官不拘于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于所用  
也大信不約不拘于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于所遇也德之大  
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  
大道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  
則無可無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  
若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  
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  
謂之大而為之本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晦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  
之器不約如上右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  
皆深造本源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于本源之學自  
數學而至于因覺自文章而至于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  
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新裁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  
下節即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為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  
人大時句屬天道聖人天道不必平對大德等本之大也不官

等用之周也。察者察四者之用有其本也。

說約得于心為德行于身為道。官實指官器實指器說。德以心言大德克周不拘一官道以理言大道渾化不拘一器信以行言至誠無偽不待期約此聖人事也。大時元氣流行榮枯寒煖不齊一律此天道也。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此可以有志于本矣。

新旨全要從四不字想像出大字意志本是培養心源的道理。君子是學為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但本即在道德信時裏面不必更深一層。○君子有言曰具聖人之心德全備者曰大德而官使不足以限之具聖人之神化莫測者曰大道而器局不足以拘之具聖人之真純無息者曰大信而約劑不足以擬之。至若天道有大時焉方長之時而有枯方寂之時而有專不能

截然齊一也。此四者皆天人有本之用也。君子察于此四者可

以有志于本原之學不得舍性命而馳神變化之途矣。

按大德大道大信大時即有本有此本即能不官不器不約不齊上截體也下截用也。于此可見君子為學當志于本。經文

不曾言本何所指而講家多以心性為說謂性為本猶可用功至于單言心為本恐墮異學本心之誤有說歸空虛者尤謬。

以性為本則如學庸孟子所言性上功夫皆包其內不可以天真本體等語了事。○鄭註以學為則民無不化俗無不成繳完

篇首之意亦有味。今依陳註以學當務本非以學為本。○方戴

諸說以大時亦為人說與上三句一例。陳註以天道言却是用鄭孔之說聖人天道并言亦無不可。○鄭註引骨命于瀟以証

大信看得大信太淺。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註原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孔疏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祭其源或

後祭其委河為海本源為委本皆曰川也故總云三王之祭川

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此之謂務本也先祭本是務重

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為小為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

本也○皇氏以為河海之外源之與委也今依用焉或解云源

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云始出一勺卒

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是其始

一勺也後至不測也猶言學初為積漸後成聖賢也

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

二說此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衆

流而已故總以為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

如是此以祭川况務力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源所出者河是已委所歸者海是已爾雅曰河出

崑崙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

一直蓋君子之于學無以貫之則無源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

非也無委亦非也故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

吳興沈氏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脉也譬

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皆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

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為元則非也謂元氣為委則非也鄭氏

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蓋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

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



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慶源輔氏曰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謂本也

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郝鮮河在中國海在東裔故王者祭川必先河河流不息故為源海納河流故為委委下也聚也海在下為水所聚也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又曰流水之為物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達即此意也

說約二或字對言非疑詞此之謂務本只承祭川言外見君子之學

新旨通節就祭川指點出个本字與人看

新裁不觀三王祭川務本之事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何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為水之源河是也或為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為本矣先源後委是先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然則君子學為聖人天道者可不有志于本乎君子之學成章後達猶水之盈科後進有本者如是故以祭川明之

按前言學問之功既詳且盡篇末二節指出學有其本令學者知所體會即從前所言學問之功理會個本非置前功別求個本分本末為二事也。川者河海之總名據目前<sup>所</sup>見河為上流海為下流是河源海委也沈氏海源河委之說是先委後流以見學者當先從事于末而後求其本亦有見然與陳註不同不

敢用

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凡用者宜慎



